

出版说明

《漂流瓶丛书》旨在向少年儿童读者推介世界各国近期出版的儿童文学佳作。明天出版会同有关专家经过反复遴选,向作品的著作权人取得授权,于是有了这套奉献给中国少年儿童朋友的精美礼物。

《漂流瓶丛书》包括《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》、《外国童话精品译丛》、《外国科幻小说精品译丛》等系列。我们将随时关注国外儿童文学创作界和图书出版界的动态,及时把那些思想性、艺术性较强的作品选入丛书当中。

爱丝特的开场白

清晨，雾气浓重而潮湿。那个把自个儿叫做老爷的人，丢下餐巾，大步走出了家门，从此再没有回到家里来。

（有些人曾看见过他把一封信塞进口袋里。不过，事情的真相还是后来才搞明白的。）

当然啦，仆人们去找过他。那时，我们站在阁楼肮脏脏的窗户旁边，朝下面那参差不齐的茂密树林里望去，听到了仆人们吆吆喝喝的叫嚷声，穿过树林瞥见了他们提的那些灯笼。他们没有找到他。返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在楼下凑到一起，摇着脑袋，谈论着要是有一个人在树林里想丢掉性命，是多么容易，办法又是多么多。

我们谁都没有哭鼻子，更不用说难受了，心里反倒是怪纳闷的。他这个老爷，怎么能打乱我们日常的安排呢？他这个人是按照公开的时间表，来掌管这座房子的。人们都晓得，要是有什么人耽搁了1分钟，就会被撵出去。他在每个房间里都挂上了钟表，有时候，还挂上一大堆。钟摆默默地整齐划一地来回摆动着。

有一阵子，时间表变成了它自己的主人。那时，扎卡雷、弗朗克、卡尔和我一起去上课。虽说扎卡雷和我比卡尔和弗朗克大4岁，弗朗克又一天到晚地在教室的地板上玩积木，可我们都坐在同一间沉闷的教室里，听同一个我们叫她弗罗斯特小姐的老师讲课。

就在老爷失踪后的那几天里，我记得是在一堂地理课上。

“除了山脉和溪谷以外，”弗罗斯特小姐指着一张古代世界地图说，“地球都是十分平坦的，两头都有轰轰隆隆的瀑布。T-H-U-N-D-E-R-U-S-S，就是‘轰轰隆隆’的意思，亲爱的孩子们。那个可怜的倒霉水手，在去新大陆或者中国的路上，跌进了这个可怕的深渊，可真叫人遗憾。他在大洋里，只不过是当中的一滴水呀，亲爱的孩子们，仅仅是一滴水呀！”

我于是想像到了老爷在大洋里被冲走、在咆哮的

瀑布上打滚儿的情景。在大洋里，只是一滴水呀！当浪花涌进小船的时候，我瞥见了他那张痛苦而没有血色的脸……

那天晚上，管家邓恩做好了晚饭。他戴着一顶圆顶的硬礼帽（每逢这时候，他的汗珠便都紧贴着帽檐流下来）和一副洁净无瑕的白手套来到大家的面前。老爷的位子也安排好了。等到邓恩做的汤上面结了一层皮时，就被他拿走了。我们一声不响地吃着烤鸡，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问一问邓恩该怎么办。可要是问的话，那必然就是承认主人一去不复返了。那张时间表把人们控制得牢牢的，绝不能承认这一点。我们半信半疑，觉得老爷在试探我们，在隔墙监视着我们，透过挂在依稀朦胧的楼道里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画像，在眨着他那双黑亮的眼睛。

晚饭吃得很慢，谁也不吱一声。照老规矩，每一口都得嚼上 37 次，然后，8 点钟准时上床。

第二天早晨上学之前，扎卡雷猛地嘘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
“你瞧！”他指着一个架子说。架子上挂着一座钟，活像镀金的大象背上驮着一枚金黄的鸡蛋。钟停了。

“也许是坏了。”我说。这时，扎卡雷拿下钟来，

和卡尔一起把钟背卸下来。钥匙就在里面。

“嘿，没上发条！”卡尔悻悻然地叫道。他拧着钥匙，直到再也拧不动时，才把钟放回到架子上。因为停下来上发条，大家晚了90秒钟，于是急匆匆地赶到教室，来到了弗罗斯特小姐面前。

进教室的当儿，还有一桩事让大家吃了一惊。平素穿着得体、只穿灰色或褐色衣服的弗罗斯特小姐，那天穿了一袭紫色衣裙、一件褶边白色女衬衣，肩上还随随便便地披了一件狐皮大衣。那狐狸的眼睛是用玻璃做的。

“哎，早上好，孩子们！”说话时，她的表情活像那双狐狸眼睛一样神采奕奕。

我们坐到位子上的时候，钟刚敲9点。我们不约而同地掀开书桌盖，拿出了算术课本。

“快把书桌盖合上，亲爱的孩子们，”弗罗斯特小姐说，“把那些讨厌的课本拿开吧。我看今天得做点儿新鲜事了。”

我望了望扎卡雷，同时看到卡尔局促不安地扭动着身子。新鲜？压根儿就不该有什么新鲜事。

“我是个天才的女诗人，”弗罗斯特小姐接着说，“这你们也许不知道，孩子们。以前，我那些浪漫诗都是写在日记里的。可今天，我打算跟你们一起分享我的心事。”

接着，她就朗读起诗来。她怪模怪样地捏着腔调，弄得我们目瞪口呆。就连弗朗克也不玩积木了，一个劲儿地笑啊乐啊，拍起巴掌来。

那天晚上，邓恩晚来了两分钟，端上汤来后就借故走开了。他躲在墙旮旯里，摘下手套吹喇叭似的擤起鼻涕来。卡尔直截了当地说心里觉得直恶心。

上床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条楼道里的蜡烛没有亮着，钻到被窝里以后，看到脸盆架上积着淡淡的一层灰尘。我赶快把蜡烛吹灭，躺在床上听老鼠在屋顶的阁楼里乱抓乱挠的声音。有些夜里，它们能一连闹上好几个钟头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们来到教室的时候，弗罗斯特小姐穿了一双大红色长筒袜。这次，她没有讲宇宙观，而是从她最喜欢的小说里念了几个片段，很是唏嘘叹气了一番。接下来的一天，叫我们更吃惊的是，在她的讲桌旁有个男人坐在了她身边。

“这是戈吉欧，”她格格笑着说，“我新来的助手。”

“哼！”卡尔冷笑了一声。他知道那人是在厨房里干活的。

大家从课本上望过去，狠狠地盯着他们。他们以手遮脸说着悄悄话，看着彼此写的条子，又偷偷笑了

起来，仿佛我们根本不存在似的。

可是，这跟后来他们那叫人想吐的做派比起来，压根儿算不上什么。戈吉欧伸出手来抚摸弗罗斯特小姐的脑袋，同时，还把她的头发弄散，使头发像瀑布一样披在背后。而她呢，却探过身子去，用舌尖舔他那难看的鼻子，仿佛那就像蛋糕上的一颗樱桃。

这种事情真不应该在小孩子面前发生，特别是挣钱来教育他们的人，更不该这样。

下午，他们没有来，然而却没出什么通知说明原因。扎卡雷大声念起《北美印第安人》那本他最喜欢的书来。上面，每一页都有一幅手绘的插图，但我根本不喜欢它们。这些画叫我害怕。记得有一幅很特别的版画，画的是勇敢的人们外出猎水牛的情况。他们个个都用狼皮伪装起来，狼皮的脑袋戴在猎人头上，就像帽子那样合适。这幅画男孩子们全都喜欢把它看个仔仔细细，大谈着刀啊，剪啊，还有陷阱什么的。那天下午，他们也这么做着。

猛然间，卡尔一个箭步跳到书桌上，兴高采烈地叫道：“瞧我的！”接着，他从一张书桌顶上跳到另一张书桌顶上，跳到了教室后面的存衣柜那儿。这里，除了放钢笔和卷了角的课本以外，还是弗罗斯特小姐存放那件重重的貂皮大衣的地方。大衣原来是她母亲的，寄托了她的骄傲和喜悦。卡尔把大衣蒙在头上，

立刻就在教室里大步地走来走去。后来，扎卡雷溜到他屁股后面，成了一头四脚兽的后半部分，摇摇摆摆地走起来，一副凶恶的样子。

“我们是狼人。”说话时，卡尔那尖尖的笛子似的声音像在唱歌。

弗朗克也跳到书桌上，无疑是在学卡尔的样子。他掌心笨拙地拍着嘴巴，发出了嗥叫声。

“要是你不属于我们的部落，那就会被遗弃了。”扎卡雷藏在大衣光滑的褶皱里说，“狼人就要追赶你，把你杀掉。”

“爱丝特不玩咱们的游戏，”卡尔从大衣里往外瞧着，露出了狡黠的笑容，“那她就是咱们的仇人。”

“别闹了，”我壮着胆子说，“快别闹了。弗罗斯特小姐随时都可能回来，瞧见你们糟蹋她的大衣。”

“抓住爱丝特，抓住爱丝特啊！”男孩子们吆喝起来，弗朗克一边敲得书桌砰砰作响。“抓住爱丝特，抓住爱丝特啊！”接着，那半人半兽的东西慢条斯理地穿过房间，朝我摇晃着走过来。虽说我心里明白那只是男孩子们装的，可还是吓得直发抖。

“抓住爱丝特，抓住爱丝特啊！”他们一遍一遍地说着。

就在那时，我尖叫起来，是一声刺耳的吓破了胆的叫声。男孩子们不知所措，站在那里盯着我，大衣

在他们脚下堆成了一团。只见邓恩先生叉着腰，立在门口。

“我们不过是玩玩，”卡尔辩解说，“没别的，只不过是玩玩。”

我跑到邓恩先生旁边，搂住他的腰，身上颤抖着哭了起来。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”他说话时两手摸着我的脸，用手指擦干了我的泪水。

“我们只是装狼玩的。”卡尔嘟嘟囔囔地说。

“得了，可不敢这么吓唬人，卡尔少爷。狼可不是随便装的东西。”

“佣人莉娅说啦，要是你把狼请到家里来，它就会变成人，跟你没完。”

“莉娅她常常说些不中用的话。”

“那就不是真的啦？”扎卡雷问。

邓恩先生把我领回到男孩子面前，说：“唉，不光不是真的，还愚蠢透顶，明摆着的嘛。就说头一件，有谁会把自己家里请来呢？”

邓恩先生走了后，扎卡雷阴阳怪气地说：“狼比你想象的聪明，邓恩先生。它们的伪装，你多会儿都看不透。”卡尔也嗥叫起来，活像个勇敢的印第安人。

第一章

干完一天的活计，疲惫不堪的邓恩穿过整洁的花园回家了，圆顶的硬礼帽歪歪斜斜地扣在脑袋上；要不是手套的指尖上那层黑乎乎的油渍，手套原本是一尘不染的。他心里想，这可是辛苦工作的象征。他也晓得，第二天还有一副干净的手套在等着他。在他身后，耸然挺立着房子的上百个塔楼，上面，无数扇窗户空空如也。周围的花园覆盖着一层细细的白雪。雪很快还会再下的，邓恩心里闷闷不乐，呼出的空气从围巾里冒了出来。

走进树林憧憧阴影里的时候，他停下了脚步，听到钟楼传来了低沉的声音，正敲半夜 12 点。于是，他竖起领子，继续悄悄赶路。

邓恩的家是一个林中的小屋。通往那里的路面破破烂烂，是他自己（偶尔还有他亲爱的妻子艾菲蒂）的脚步造成的。过不了一会儿，狼就会朝大房子围过去。因此，他走路时，就得准备上一枝子弹上了膛的火枪，还有那把也是喷火器的雨伞。

他拐了个弯，便看到了一座破烂的房子。那就是他的家。所有的灯光都发出了耀眼的光线。邓恩心里想，那是艾菲蒂在用这些灯光来欢迎他回家。于是，一股对妻子的眷恋温暖之情，传遍了全身的里里外外。他爱抚地拉开门闩，来到厨房里。

艾菲蒂煮了一大锅羊头，正在搅拌着。

“是我，宝贝儿。”他轻声说。

她嗯了一声，并没有转身。

邓恩摘下帽子和手套。厨房里的热气弄得他流下了汗珠。窗户上凝结的水珠也淌了下来。

“晚饭闻起来真香啊。快做好了，亲爱的？”邓恩望着妻子的后脑勺笑了起来。

她又嗯了一声，还是没有转过身来。

邓恩还在笑着，不过，一丝淡淡的失望感觉油然而生。

“我把帽子挂好，”邓恩神采奕奕，“叫它看起来像是我不出去了似的。”

艾菲蒂像方才那样用力地搅着羊肉。

在灯光朦胧而压抑的厨房里，邓恩垂下眼皮，望着给八个人摆好的餐桌。别的吃饭的“人”，已经集合起来，有咧嘴的，有搔痒的，还有用鼻子拱着闻的。它们是艾菲蒂的“孩子”，并没有起身迎接邓恩。他心里十分遗憾，他们没有真正的孩子。对艾菲蒂将小狗穿上短衣短裤，把它们打扮成男孩子的做法，邓恩心里悻悻然地颇为不满。

就在那时，艾菲蒂端着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泛着泥巴颜色的汤走了过来。她一扭身子经过邓恩的身旁，大声说道：“吃晚饭了，孩子们！”

随即，几只狗都忙乱地爬到自己的位置上。

“别动爪子！别动爪子！规矩一点儿，鲍比！”艾菲蒂斥责着。她就是这样一个人精力充沛而又闲不住的女人。她没等大锅放好，就舀起汤来，匆忙之中，汤撒得到处都是。

“邓恩先生，坐好了吗？”她一边问着，一边切起了面包。粗枝大叶切开的面包掉到了餐桌上。

邓恩在汤里加了很多香料，弄得旁边那只德国小猎狗直打喷嚏。

“让你受罪了，汤姆。”艾菲蒂说话时连头也没有抬。

即使在把屁股底下那把椅子摆正的时候，她还在舀着汤。那些怯生生的狗围着锅边舔起热汤来，想用

牙齿把肉叨出来。它们龇牙咧嘴，既滑稽可笑，又十分可怕。于是，邓恩那疲倦的眼神又沿着餐桌望过去，一阵喝汤的咕噜声，把其余在座者吃饭的声音吞噬了。刚刚咕噜完毕，他便发觉艾菲蒂方才跟他说了些什么。

“嗯……你说什么来着，宝贝儿？”

“我是说大宅里的情况怎么样啦？”

“不妙，越来越不妙了。我敢说，好不起来啦。”邓恩搅动着汤，说，“今儿个，又让我辞了三个佣人。情况太不景气了。老爷会回来的，穿着他那大……老爷回来的时候，肯定会不高兴的。”

“回来！”艾菲蒂吐了一口唾沫，“我告诉你，邓恩，他回不来了。这别的人都晓得，你干吗就不明白？听我说，就因为别人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都阔气起来啦。除了咱们，人家的钱包都鼓溜溜的啦。别人可不是笨蛋。一件小首饰本来你能捡起来走人，还干吗要打磨它呢？我的意思你是明白的。”

邓恩脑袋点得像个顽皮的小孩子：“可老爷的小不点儿怎么办呢？”

“管他们哪！再说，他们又不是他生的，都是些孤儿。可怜的小东西们，跟大老爷没有骨肉关系，就跟你我一样，邓恩。他收养他们，是想让餐桌周围热闹热闹。惦记他们干啥，这不值得。”

艾菲蒂随手拿起一块面包，三下五除二地撕开，丢在餐桌底下。那些狗立即扑上去，一骨脑儿吞到肚子里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啥可是的，邓恩先生，”艾菲蒂一边嚼着面包，一边说道，“你不是领头的吗？你在大宅里呆的时间，不是比谁都长吗？难道这分文不值吗？再说啦，邓恩先生，那不是一座房子，而是一个王国，老爷就是国王。这自然是你应该得到的东西，老头子。佣人们都敬重你，不敬重那些孤儿，他们连一文钱也不值。他们享受的时间够长的了。”艾菲蒂缓和了一下神情，说：“邓恩先生，你那可怜的忠实老婆，现在也该有个贴身的丫头了吧？”

邓恩又拿起了汤匙。自从老爷失踪以来，她一直这样纠缠着他。她是这么冷酷，这么无情。他搅动着汤，挑出了冒到表面上的什么东西。原来是一只羊的眼睛，正在死盯着地瞅着他。

第二天黎明时分，丈夫起床干活去之后，艾菲蒂把小狗召集到一起，带它们到树林深处散步。小狗身上都穿着带头套的上衣。雪开始下大了。

在一块空地上，她停了下来。那里有一座新坟，虽然没有标记，但一眼便可以看出，最多挖了半个月

的样子。立刻，那些小狗就绕着坟的四周东嗅嗅、西闻闻起来。艾菲蒂脸色变得铁青，嘴巴也紧紧闭了起来。就在她盯着看的当儿，雪花覆盖住了那堆刚刚挖过的新土。

第二章

雪下得很大。孩子们把窗户上结的冰花擦出了几个小孔，望着教室外面。雪花打着旋儿，仿佛烟雾一般。在他们的背后，课本无精打采、横七竖八地放在书桌上，弗朗克在弗罗斯特小姐的凳子上用积木搭起了一座高塔。说到弗罗斯特小姐，从上个礼拜二以来，他们就没有看到她。那天，她来的时候，头发染成了金黄色，跟黑亮的眼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她一下子趴到讲桌上，抽抽噎噎地说了好几声“戈吉欧！戈吉欧！”接着又站起身来。她那睫毛油顺着脸淌下来，仿佛是巧克力，由于坐得靠炉火太近而流了下来似的。

“真像呢绒！”弗朗克说。雪叫他陶醉了。